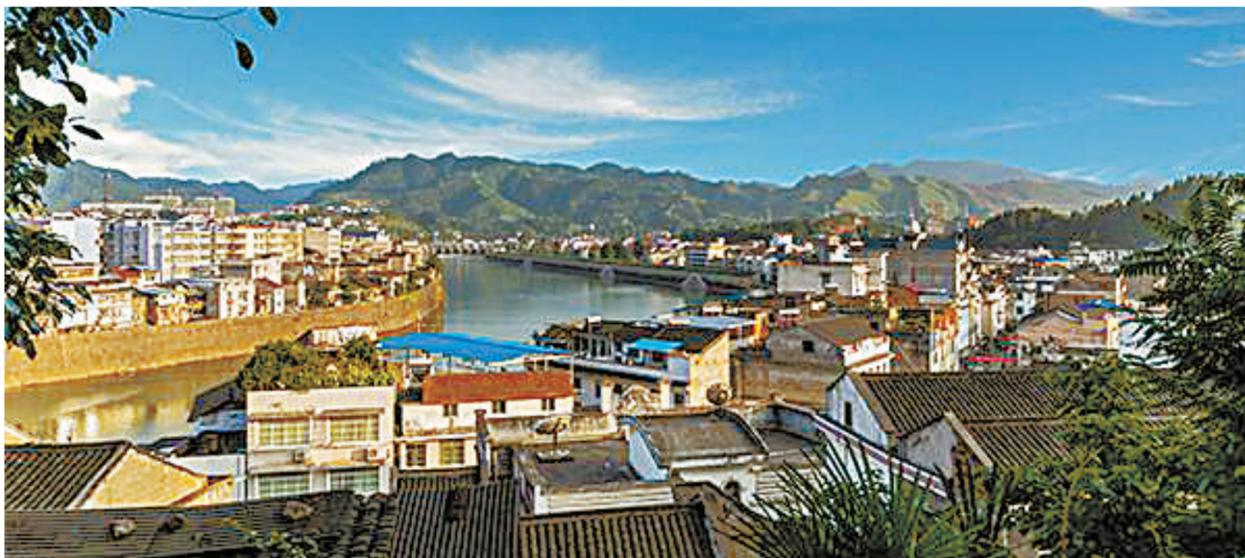


# 古镇夕照

刘代兴



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口古镇。

通讯员 摄

“余霞散成绮，澄江静如练。”如果将南北朝诗人谢朓的诗句借用在里，是恰当不过的写照。古镇晚照，落霞满天，河水微澜，真是别具一种深秋时节的静美。

发源于贵州黔东南茂林峻岭深处的溇水河，一路奔波，来到新晃县城后，竟绕出了一个完整的八字形河道。而在八字那一撇的中间，一条细细弯弯的小河，斜斜刺地嵌了进来，宛如一条小龙游向大江，与巨龙一起并行远走去完成那未知的命运。所以这里又被当地人称作龙溪口，意谓两条蛟龙在此会合高飞的口岸。这里是一个很大的码头，半圆形形状，像一个拉开弦的巨型弓箭。曾几何时，那河面上游弋的一只只船帆，便是这张弯弓刚刚射出的箭矢。无论它们射出有多远，都会记得出发的地方，都会一路封存着出发地的烟火气息。

一百年前，一位面容清俊身材单薄的青年，曾随地方上的土著部队来此处驻防，后来文名远播海内外，他便是沈从文。在他的《沅水上游几个县份》里，是这样细述新晃的：“一个初到晃县的人，爱热闹会觉得太不热闹，爱孤僻又必觉得不够孤僻。”“湖南境的沅水到此为止，自然景观到此越加美丽。”文章中还特意提及了古镇：“晃县的市场在龙溪口……被称为‘小洪江’，由于繁荣的原因和洪江大同小异。”由于过去未通公路，贸易往来主要依赖水运，这里是湘黔边界，水运天然便利，是故繁华兴隆，盛极一时。

古镇始建于明末清初，大约在400多年前，便有先辈陆续在此垒石砌墙，起梁盖瓦，修筑居所住宅了。古镇不大，看上去颇有几分袖珍，步行个把小时，便可将全镇悉数走遍。古镇巷子地面全由长方形的青石条铺就，光洁、透亮、平整、坚实。踩在仿古仿真的青石板上，感觉也很踏实与自在。岁月静好，便是在这极松弛平常的款款步行中，只要稍加留意，也是能够体会到的。

古镇中心的当街处，有一规模宏阔的古宅，门头高悬四个大字“龙溪书院”，门外悬挂一副对联“院内书千卷，厅前日一轮”。外有封火墙，内设木结构，建有天井、书斋、讲坛、展厅、戏台、藏书阁、品茶室、后花园等，占地面积近两千平方米。真可谓“室雅兰香，琴韵书声”。

据县志记载，早在1821年，在本地一位叫吴继儒秀才的倡议下，当时的晃州厅即在龙溪古镇修建了溇阳书院。不料到1901年书院遭废，“启迪民智，教化民风”的夙愿落空。好在新时代开启，2012年，新晃县在书院原址上，重建了书院并命名为龙溪书院，以别于昔日废弃的溇阳书院。书院是在一处砖木结构的徽派深宅大院上改造重建，彼处为旧时一富商的超大油号院落。如今人去楼空，宏建佳构，修复一新，美事遂成。

古镇巷子既久远又悠长，略显几分残旧与凋零，而又不失古色雅致。街道两侧更多的是涌出的崭新旧宅，它们是在原貌基础上修复翻新，又较好地保存了古建筑的原汁原味。幽深的小巷里，不时闪现高耸的封火墙围成的窠子屋，将小巷挤得越发的幽隐狭窄。盐柜、油号、商铺、烟店、客栈、钱庄，大大小小的实体店就错杂在小巷的民居宅院中间，既为商号又是住宅，和谐相处。

小巷里此刻有不少房子正在抢修维护中。街头巷尾，深宅大院的门楼瓦檐修缮之时，头戴帽盔的施工人员在进行进出，忙忙碌碌。房

主有的将院落改建成了民宿客栈，古朴雅致；有的将古宅改作了门店，或茶室，或酒吧，或咖啡馆等等，古意犹存，清丽多姿。古镇在闻到了新时尚气息之后，也嗅到了新的商机，于是它不甘落伍，整装打理，重新出发。流连在古镇，令人欣慰的是，古韵透露出创新的色调，而新颜又在悄然延续着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漫游之中，我被一处大宅门外墙上的一块匾额吸引，“梁思成林徽因旅居处”。当年抗日战争爆发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家人从北京南渡迁往内地，在去往昆明的途中曾在此逗留过十来天。

回到江边的城堞上，俯瞰一江秋水，再也看不见昔日穿梭于江面的舟楫帆影。国道、高速公路、高铁、航线，现代化交通工具不时在古镇边上或上空飞驰而过，早已取代了昔日的舳板渔舟。

夕阳将静静的龙溪口河面，铺上一层金色的浮光碎影，也将厚厚的红砂岩城墙染上了一层古铜色的釉彩。那是柔美宁静的时光，在这一刻忽然停止下来，散作漫天的霞光，落在了古镇的每一个角落……

# 溇甫村的新鲜事

刘文清

溇甫村地处攸县涠田镇，位于攸县、茶陵县、安仁县、衡东县“鸡鸣四县”之地。正因为如此，溇甫村的语言、风俗与攸县其他乡村相差甚远，自成体系。溇甫村现有土地面积9.6平方公里，47个村民小组，总人口5200人。

有这样一位人物闪耀在溇甫村历史的天空中，这个人便是蔡承植。蔡承植字槐庭，明万历（1580年）考中进士，1583年参加殿试名列二甲，历任礼部郎中、嘉兴知府、广东按察副使、太仆寺卿等。清雍正《湖广通志》载：“蔡承植，性情恬淡，持身节约，宴客外，举家蔬食而已。守嘉兴，俗尚侈靡，闻太守高洁，不肃而戢。时南方郡守有‘四君子’之称，承植其一也。”

还有一位名人蔡仪，也让村民引以为荣。蔡仪1906年出生在溇甫村，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，曾留学日本，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、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蔡仪研究美学，形成了自己系统的、完整的、科学的美学理论，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途中的第一场战斗就是在溇甫村打响的。由叶挺率领的第四军独立团从广东进入湖南，在这里击溃了北洋军阀吴佩孚所部，攻克了北伐战争进军中的第一座县城——攸县县城。目前，村上在尹家组北伐遗址的基础上重建了碉堡等工事，并立碑纪念，让北伐将士英勇事迹代代相传，激励后人砥砺前行。

俱往矣。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！进入新时代以来，溇甫村历届班子，团结带领全体村民，锐意改革创新，尤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，全村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步入快车道。

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溇甫村的“公德银行”。

溇甫村“公德银行”成立于2021年5月，以“存美德、挣积分、得实惠”之举，树立“有功者有位，有德者有得”的崇德向善向上的村风，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子。“公德银行”的本金，分别来源于乡贤捐款30万元，村集体经济投入10万元，帮扶单位支持10万元。

溇甫村“公德银行”对所有好人好事都给予积分兑换，可以兑换牙膏、牙刷、食盐、大米等日常生活用品，还能兑换农资、农药等生产物资。“公德银行”不仅奖励好人好事，倡导文明新风，在奖教助学、敬老敬亲上也是不遗余力。先后举办了“公德银行”优秀学子成才奖座座谈会三次，支出近6万元，表彰了106名优秀学子；先后举办了三次重阳节敬老爱老活动，操办酒席，为老人购买生活物资等，花费27万元。

与此同时，溇甫村还依托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”，将“公德银行”向构建基层治理体系延伸，形成了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“三治融合”的基层治理载体，推动了乡风文明明显提升。

现任村党委书记尹国良，曾是在外经商办企业的老板，他致富不忘乡亲，积极响应省市“助推乡商回归”的号召，毅然决然地回到村上，被选为村党组织负责人。他为家乡的发展出钱出力、殚精竭虑，被评为“湖南省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书记”。在尹国良的带领下，溇甫村现有挖掘机1500多台，年创产值近2亿元，被誉为“挖掘机之乡”；全村草塘种植、水库山塘养殖、黄桃园等每年为村民增加收入60多万元；村集体年收入30多万元。

几年时间下来，溇甫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地还是那块地，如今不再贫瘠；水还是那方水，却成了活力之源。如今漫步村中，但见环境清幽，民风醇厚。在“变”与“不变”当中，溇甫村在不断重构产业发展新格局，重塑美丽乡村新面貌，种下城乡融合、乡村振兴的新希望！

# 补脑汁

唐定伟

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补脑汁大有市场。

补脑汁是补品，亦是美食。走亲访友或者看望病人时，作为伴手礼相送。全名好像是浓维磷补汁，因其具有所谓补脑功效，俗称补脑汁。

在年幼的最初两年，我都没有打过补脑汁的主意。只因来自母亲的一句告诫：“补脑汁是药，乱吃不得。若小孩偷吃，就会肚子疼得打滚。”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我偷吃过罐头的，唯独没对补脑汁动过歪心思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尤其是得知补脑汁甜滋滋的味道，看到周边正常人吃食补脑汁，并未出现肚子疼的症状后，我来了兴致。在一次挑灯夜战做作业后，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我偷偷拧开瓶盖，悄悄尝上一小口。半天过后，非但不见传闻中的肚子疼，反倒觉得唇齿留香，内心舒畅。接着是第二口第三口，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这口。哪怕受到父母责骂，也屡教不改。

进入初中后，随着功课增多和学习日益紧张，补脑汁在学生群体中，风靡起来，功效甚至一度被神化，说是补脑汁能增强记忆，有提神醒脑的神效，是提升学习成绩的不二选择。曾多次在临近考试时，补脑汁被无数同学争相购买，甚至一度买得药店断货。不消说，我也是喝补脑汁大军中的一员。之所以加入大军，除跟风想通过“神药”迅速提升考试成绩外，贪图补脑汁甜滋滋的美味，亦是重要原因。

最为搞笑的是在交流时，曾有马姓女同学，说昨夜喝了半瓶补脑汁，复习到凌晨一两点，愣是不打瞌睡。从说话语气看，她对提升考试成绩大有信心。当然，最终事实胜于雄辩，那个超量喝了补脑汁的马同学，结果被当众打脸了。反倒让同学们笑掉大牙，在考试途中老是打盹，多次被监考老师敲桌子提醒，考试成绩更是比平时少了十分。事后，她成为同学们争先恐后的取乐对象：“你要去找药店老板，卖冒牌货，要不，怎么会考试打瞌睡，成绩还差些呢！”对此，她羞红了脸回答：“肯定是昨晚喝多了，补过了头，身体受不了，考试时就打瞌睡，题目没做完，成绩就比以差。如果再多喝一点，就会躺在医院打吊针。”边说，她还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做了个很小刻度的手势。即便如此，也未影响补脑汁在学生群体中的流传，马同学的经历被当作一个笑柄。在同学们跟前一闪而过，补脑汁仍是挑灯做作业和临阵抱佛脚的灵丹妙药。

随着商品经济的持续繁荣，以及人民群众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，补脑汁市场逐渐萎缩。这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必然。虽然补脑汁已没落于市场，但喝补脑汁的经历，却成了我们那一代人儿时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页。

# 故事，起始于《湖南日报》

刘清

转眼近半个世纪了，一直想说说发生在47年前的一段故事。

1977年10月12日，国务院正式确定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。让停止了十年高校招生的社会嗅到了春天的气息。

我是1972年冬天高中毕业的，在岳阳县小烧港水库和新墙河沙河大渡槽工地当了四年民工，尔后又在当地长安学校当了一年代课教师。听到有关恢复高考招生消息时，我正在学校的学农基地劳动。

当时学校几位老师有点跃跃欲试的感觉，我也参与了他们的议论。但是，从校长到一般老师，都对我有无资格考考是持怀疑态度的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因为我祖先是“地主”、父亲是“小土地出租”成分。这时在岳阳四中当教师的父亲给我来了信，鼓励我一定要参与复习准备高考。在左右纠结的情况下，我便想到了《湖南日报》，想到了那个“湖南日报革命委员会群众工作组”主持的“群众信箱”。

11月4日，学农活动结束后，我在煤油灯前写了《出身不好的适龄青年能否参加高考》的信。信写完后，次日一早便赶到公田镇，将信件放进邮局门口的邮筒里。11

月6日，报社就收到信了。我对《湖南日报》一直以来心存感激的是，在每天以麻袋计数的众多来信中，他们能将各种内容的来信择拣出来，分类登记，然后又对应着转向相关单位处理，这工作量有多大啊，又需要怎样的责任心啊！

信件转给了权威部门。省委招生办在11月28日庄重地给予了回复“……按中央的文件精神，是可以报考的……”我接到信后，第一时间就赶到区教育办报了名。

1977年的高考，是唯一一次在冬天进行的时间是12月17日至19日。17日上午的第一场考试是语文。当我接过试卷且看到作文题《心中有话向党说》时，心跳突然加快，真心觉得参加这场考试的不易，内心里充满了对党、对所有帮助我取得高考资格的人的感激。文章就是如下激情式开头的，且一韵到底：“心啊，你慢点儿跳，慢点儿跳，让我静下来，把心底的话儿向党倾吐，把我真实的思想感情向党汇报……”随着心跳的加剧，文字似有点脱缰了，感觉到有太多的话要“向党说”。于是，接下来所“说”内容，为当时语境所不能接纳。“可是，我的父亲是个教师，在‘四害’横行的

日子里，‘臭老九’的孩子怎能进高校……”悲剧了，因为这段激情诉“说”，作文被阅卷老师判了0分。判0分的理由很充分，是因为考生借“向党说”的机会发泄了对社会的强烈不满。

按当时规定，打满分和打零分的试卷，都要经由阅卷组长审定。组长读了这篇文章，立即抄了下来，又一传十十传百地手抄着，抄出了阅卷地岳阳，抄出了湖南，也抄到了大领导的案头。不久，省里高招委派人到了岳阳地区，在一次全体阅卷老师集中讲评此卷的大会上，由一位王姓女老师上台念诵了这篇作文，全场听众由初时的默听到抽泣之声四起，最后在沉默数秒后爆发出满堂掌声，“0分”命运作了彻底颠覆，变成了满分作文。一时传为佳话，手抄本迅速遍及大江南北，手抄作文更成为后来连续几届考生复习时的必背范文，版本有数十种之多。

我最终被湖南师范学院岳阳分院录取。1978年3月底到学校报到时，《湖南教育》杂志正式发表了《心中有话向党说》的高考作文，一时成为同学间的热谈事件。

# 临水而居

刘鸿伏

至新兴的，我都喜欢。喜欢并产生一种特别的留恋或依恋，它们让我有足够的热情流连在街巷和江滨，是诗意的流连，也是更深层次的观照。

水边的城市总是有令人无法忘怀的故事或意味。由此及彼，我还特别迷恋那些不期而遇或早已心向往之的水边小镇，它们往往古老而宁静，市井世俗又遗世独立。每个古镇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地方文化符号，既是民俗的、地域性的，个性鲜明的，又具有普世价值上的同一性。泊在岸边的小船，矗立在水边的吊脚楼，长长的深刻着牛马蹄印与车辙痕的青石老街，小酒馆、旅舍、小吃摊、早市，还有漂亮女人和面容沧桑却慈祥的老人。一切的人与物在时光里生发或老去，所有的故事，都在流水边或青石板上曲折着、平仄着，有如平淡无奇的日常烟火，演绎着红尘世界的影像。

流水是唯一的镜子，映照每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市镇，但流水带去它们的一切，只有历史留了下来，如一座座石拱桥

或一块块伤痕累累的青石，散落在水边的古镇。

我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古镇，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，它们几乎清一色的建在水边。人类需要水、离不开水，所以临水建镇，临水造城，人类才得以生生不息并繁荣兴旺。河海湖是流动不息的生命动脉，供养众生，引渡众生，指引众生，它们的岸畔，结满文化或者文明的硕果，更迭着历史人事，变幻着一个地域的兴衰，演绎着和平或动荡。但无论怎么样，流水永远都以开放的姿态和它固有的品格在影响着人类，滋养和启迪着人的心灵。哪怕是把流水画在纸上，也会像《清明上河图》一样，你能听见河流涌动的声音，你能望见人间烟火。

我从红尘中的古镇穿过，走进它们的千姿百态，又回到自己的内心。它们都是我对这沧桑却大美无言的人间的迷恋，也是我嚼咀人间情味、抚摸人间体温的起点。

我很明白，其实每一座古镇都是一个微缩了的完整的世界，它们既是一片温暖的人间烟火，也象征着历史、现实和未来。每一个古镇，都是一部无法完稿的大书，它们永远比我见到的和想到的更深邃厚重和美好。